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2年8月20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## 換個全新的劇本

與這青年人談話很有趣，每句話都帶着一個隱喻，好像跟你捉迷藏。但是說隱也不是太隱，他還是加入一些提示，也許怕我太笨，跟不上。

例如我問：究竟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？他父親很直接就回答：「要幫兒子盡快走出去！」

走去哪裡？兒子的解釋撲朔迷離：「這有兩方面，一方面是走出一個抽象的世界，一方面就是一些沒有價值的願望……具體要做什麼？是某種職業的追求？還是一些美好的情感？如果是在咖啡店內談這個問題，說法又不一樣……如果沒有記憶的話，說法也不一樣……」

他說話很少用代名詞，很難知道他說的是誰。母親在旁怕我聽得糊塗，不停為兒子補充。青年人快二十七歲，據說升中前就輟學，也曾在不同城市獨自浪遊，最後還是回到家中，足不出戶，卻很有自學能力，父母都說他天資聰穎。

這是一個遠在北方的家庭，這次會談是母親苦心安排的。她說找了我好久，如果不是疫情，還準備全家人到香港來見我。過去十多年來這一家三口接受過各式各樣的心理治療，母親寄來一份很很詳細的家庭背景，可是我愈看愈迷糊，完全看不到他們為什麼要尋求家庭治療，花了那麼多時間和金錢，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？

我們在網絡空間會面：父親說要孩子走出去，青年人的回應卻像個哲學家，母親更是抽象，她透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經歷，形容自己是個十分自卑的人！

我不解：「母親的自卑與兒子走不出去有什麼關連？」

青年人答：「我也看不出有什麼關連！」

母親說：「治療師認為孩子是用自己的努力來補償我的自卑。」

如果是這樣，孩子就應該努力在外打拚呀，為什麼竟然走不出家門？我仍在努力思量他們提供的訊息。

母親說孩子很焦慮，看來她自己也很焦慮。一方面埋怨與孩子溝通困難，一方面卻小心翼翼，好像很怕刺激孩子。她的敘述帶着太多前因後果，不停的自我反省，很難分辨說的是孩子，還是她自己的故事。

好在這次青年人沒有再讓我猜謎，他解釋說：「我母親這種深情的台詞，已經念了很久，也念得很享受。在這個家庭的舞台，不停的有人在唱戲，唱著一個虛假的和諧關係！」

他繼續說：「母親總是叫我要發揮自己的情緒，要表達自己的傷心和憤怒；父親卻叫我壓制，他自己像個苦行僧，什麼都只能苦忍！」

那麼他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？他說：「我是被逼當觀眾！」

誰在逼你？他沒有直接回答：「給你舉一個例子，我念初三的時候，對母親說我不想上課，母親並沒有處理我不上課的問題，反而向我訴說很多她自己的煩惱……」我開始有點明白青年人的感受，這也是母親帶給我的疑惑，我常常弄不清楚她是在描述自己還是孩子的心態。因此在他們的戲劇裡，我也搞不清誰是主角，是這青年人？還是他的父母？

既然青年人堅持他是個不情願的觀眾，那麼他看到的是什麼樣的劇本？為什麼那麼不想看？

他說：「這個劇本的特質就是有太多的壓抑和牽扯，需要一點溫柔！」

缺乏一點溫柔？我正在想，溫柔的反面是什麼？

青年人就自動給我解答：「溫柔的反面，就是暴力！他們的關係就是那種互相掌控，壓抑不住就爆炸。暴君不成，就自我虐待！」

父母在觀察孩子，孩子同樣在觀察父母，這是一個千古不變的家庭定律。

但是，既然這戲不好看，怎麼不趕快跑掉？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心思去研究劇情？這不是正中青年人所說的「消耗精力」嗎？我認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，這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
青年人說：「我已經被訓練成十分冷血！」那他又何必費勁把我一步步引入家庭的迷宮？

他仍堅持：「我是個個人主義者，他們的事情影響不到我！」我可不認同，如果真的是個人主義，就沒有人可以逼他做觀眾。他說母親唱的戲並不動聽，卻真情流露，唱得很享受。他不知道，自己也是聽得很過癮，流連忘返，甚至難分彼此。其實父母唱的戲無論好不好聽，一般青年人都不會過於在意，因為他此時應該擁有自己的舞台，演自己的戲！

青年人以為這是父母兩人的劇本，我卻認為這是三個人的戲。沒有觀眾，這戲也演不下去。父母需要孩子做觀眾，孩子也忠心耿耿地做了二十多年的忠實粉絲。

青年人也許不同意我的論調，他以為自己完全是因為經濟上不能獨立，才被迫困在家中。我卻說是因為父母這戲不好看，才花錢「收買」這唯一的觀眾，這

不是經濟問題，而是一種長期互相心理倚靠的需求。當然我也只是學青年人作隱喻，說穿了就是父母和孩子都離不開彼此。

家庭的最大悲劇，就是每個人的角色都定了型，台詞不斷重複，愈演愈乏味。如果想突破，就必須換個全新的劇本。尤其這青年人，觀察和表達能力都超強，我也是跟着他的指引才作出這個評估，我衷心希望他成功改寫自己的角色，成為主角！